

# 中华武士会里的沧州人身影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民国时期，天津的中华武士会与上海的精武体育会遥相呼应，是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大民间武术组织。二者如同武林双壁，共同书写了中华武术的辉煌，为传统武术的普及、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而在中华武士会的荣耀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它的成立离不开沧州武者的努力，成员中也不乏沧州人的身影。

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是张军，今年61岁，曾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运动大不同》栏目制片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导演。1978年，他随父母落户到沧州，从此与武乡结缘，并深深地喜欢上了武术。这些年，张军遍访武者、搜集史料，还拍摄了关于沧州武术的专题片，对武术的研究愈加深入。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张军了解到中华武士会的历史。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沧州武者，一个个从历史的长卷中走来，他们的形象在张军的讲述下不再是模糊的背影，而是有着鲜活故事与高尚武德的英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并就任临时大总统，将国号定为中华民国。从此，中国近代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件事对于武术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为了救亡图存，“尚武兴邦”“抵御外侮”的思潮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民间尚武蔚然成风。

张军说，天津的武术氛围本就浓厚，拳种众多，高手如云。当“尚武兴邦”的号角吹响，天津武术界的仁人志士纷纷挺身而出，开始了救国救民之路的探索。

张占魁在天津武术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他1865年生于河间后冯雁村，自幼习武，初练少林拳，后拜师苦修形意拳和八卦掌，技艺精湛，有“闪电手”之称。1911年，他在天津开办“天津第一武馆”，任馆长，门下弟子众多。

“张占魁能开办‘天津第一武馆’，那名字不是白叫的，其实力可见一斑。”张军说，张占魁在冯国璋代总统卫队任过职，其间，曾现场缉拿暗杀冯国璋的刺客，使冯化险为夷。事后，冯国璋为表感谢，题写“闪电手”匾额赠给张占魁。

彼时，张占魁已经46岁，一直想为国家做些什么。张占魁的想法得到了好友、武林同道李瑞东的支持。李瑞东是天津人，慷慨大方、



中华武士会部分成员合影。

好结交侠士，经营着药铺、商行。在天津，他的拳法自成一派，也有自己的武馆。当时，已经60岁的他，也想干点事。

二人见面互诉想法，都有扩大武馆、振兴武术之意，一拍即合后，开始筹备武术会事宜。

二人虽有想法，但还需更多武林人士的支持。李瑞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书文。

李书文，1862年出生于盐山县王南良村，自幼拜师学习八卦拳，习练多年后，又拜师习练大枪。

据民国《沧县志》记载：李书文短小精悍而精神逼人，在室内排拳击空，离窗五尺，穿纸震荡有声；用大枪刺壁之蝇，蝇落而壁无痕……他技艺精湛，枪法、拳术出神入化，因此而得“刚拳无二打、神枪李书文”的美誉。他的名声响亮在镖行及武林各派之中。

当时，李书文从事镖局行当，和李瑞东交情颇深。听说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武术，他便加入进来，和李瑞东、张占魁一起商议武术会的事。

“当时，李书文有很多选择。如果不是李瑞东的邀请，他打算回到沧县继续传授武艺。另外，黑龙江巡防队统领派人捎信儿来，聘请李书文前去教拳。”张军说。

张占魁也在武术圈寻觅着合适人选。他通过师兄弟认识了叶云表。叶云表当时27岁，在北洋法

政学堂教拳法，认识很多年轻的侠义武者。叶云表将武术会一事汇报给了同盟会在天津的领导人张继。

张继也是沧县人，1882年出生。他早年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1899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专门学校（后改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他被推选为同盟会本部司法部判事及《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1911年底回国，1912年在天津任同盟会燕支部部长。

“张继到天津后，迅速开展工作，建立各种关系。他和冯国璋是同乡，交往甚密，多次拜访。”张军说。

冯国璋是河间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曾任北洋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袁世凯称帝后，任命他为参谋总长。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经过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后来，黎元洪辞职，冯国璋进京任代理总统。1918年，冯国璋通电辞去副总统，返回河间故里。

一天，张继接待了一位被人推荐来的沧县老乡，叫马凤图。

马凤图，1888年出生于沧县杨石桥（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回族，幼随祖父、父亲习劈挂拳及摔跤等艺，并随舅父习八卦拳；12岁时习劈挂、青龙等拳艺，享有“八极加劈挂，神鬼都害怕”的赞誉。1909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师范学院，后来加入同盟会。

随后，又有多名“武林高手”加入进来。其中，有很多沧州人，如

南皮张旗屯人王中泉、任丘三铺村人黄柏年、任丘圈头村人李玉琳、沧县东南乡小集村人翟殿阁……他们以武会友，以技传情，或守艺一生或惊鸿一瞥，如同繁星点点，汇成中国武术发展史上璀璨的银河。

张继负责资金筹集与场地协调；李存义、刘殿琛、叶云表等为形意拳的代表，张占魁作为形意拳、八卦掌的代表；李瑞东作为太极拳的代表；李书文、马凤图作为八卦拳的代表……有了侠义之士的支持，武术会的筹备也稳步推进。

为了维系武术会的运营，李瑞东卖掉了200亩地，闯道生利用自己在绘画界的声望，为武术会捐赠画款，冯国璋以及一些天津商家也捐款出资。

他们原本叫中华武术会，1904年，梁启超著书《中国之武士道》，张继便提议，“术”乃技能，“士”乃人格，武术会不如改为武士会。因此，大家将名字定为中华武士会。张占魁还请冯国璋题写了“中华武士会”会名。

中华武士会从筹划到成立历时一年。1912年9月，中华武士会在天津河北公园里正式成立，叶云表担任会长，冯国璋任荣誉会长，李存义、马凤图为副会长。

1912年6月6日，天津《大公报》刊发《中华武士会传习所简章》：“该传习所由王法勤等七十七人发起，其学科分为速成科和专修科两种。其中，速成科每日传习两

小时，五个月毕业；专修科每日传习两小时，两年毕业。凡在传习所毕业者均可得到中华武士会的徽章。”

1912年6月5日、13日，《大公报》先后发布了《中华武士会公启》和《中华武士会简章》。其中，在《中华武士会公启》中清楚地说明了成立中华武士会的目的：“今同人创设此会，募集击技名手，广设传习所，以求普及，期我国民自兹以往，变文弱之风而成坚强之习，以负我民国前途之重任。”在《中华武士会简章》中不但直接道出了中华武士会的宗旨：“发展中国固有武术，振起国民尚武精神”，而且对会员条件、入会与出会、职员设置、经费等均作出了规定。

截至6月30日，中华武士会吸引了数十人报名参加。1912年10月18日，中华武士会举办秋季运动大会，时称“中华武林英雄会”。中华武士会的创办，是中国近现代武术史上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吹响了北方武林的集结号。

“可以说，中华武士会是民国初年北方第一个得到政府支持，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民间武术组织，代表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面貌。”张军说。

其间，武士会还派人前往日本东京，建立中华武士会分会，弘扬中国的武术文化。1925年4月14日天津《益世报》刊载：“中华武士会为本埠唯一武术体育机关，矗立数十年之久……”

1926年秋，天津军阀混战，中华武士会会址沦为驻军之所，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但影响力未减。

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中华武士会一批骨干南下，参与中央国术馆的筹建以及成立之后的管理、教学工作，中华武士会逐渐没落。后来，中华武士会一部分成员加入中央国术馆、河北省国术馆、天津市国术馆等新馆，一部分成员在民间组织起了新的社团。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市民间涌现国术社团百余家，大部分武师出自中华武士会。

时光荏苒，中华武士会已成往事，但那些沧州武者的身影、他们的精神，如同一条绵延不绝的血脉，流淌在每一个热爱武术的人心中。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武术的根在中国大地上，愈加深厚。

# 抗美援朝老兵徐鸿才：七十载峥嵘岁月 一生赤诚报国

杨静然 黄智勇



▲92岁的徐鸿才面色红润、精神矍铄。  
▼三枚纪念章被老人视为“宝贝”。



11月28日，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由我国空军专机从韩国接回并护送至辽宁沈阳。43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及495件遗物，在阔别祖国七十余载后终于回到故土。

此时，黄骅市交通小区一栋老房子内，92岁的离休干部徐鸿才对着电视，泪眼婆娑。随着电视画面的播放，记忆的闸门也瞬间打开……

1952年8月，徐鸿才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入朝作战；72年后，他两鬓已斑白。记忆难抵岁月漫长，许多过往或许早已淡忘，但有些事，他却始终刻骨铭心。

## 烽火岁月 好男儿保家卫国

“这是抗美援朝的和平鸽纪念章，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纪念章……”得知记者来采访，徐鸿才特意拿出了自己的“宝贝”，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他身穿军装，腰杆笔直，望向远方。老人说，这是部队去朝鲜前，他特意去拍的。

1932年，徐鸿才出生在黄骅市旧城镇大贾象村一个农民家庭。1948年，年仅16岁的他，参加了革命。

“仇鸿印，我的首长名叫仇鸿印。”采访中，老人不断重复着这个名字。记者也随即了解了这段历史：1946年初冬，仇鸿印率领连队前往黄骅县。他们发动群众，让群众拿起枪来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他们发展起一支数百人的群众武装“津浦支队”，仇鸿印任队长。这支队伍骁勇善战，拔除了国民党在齐家湾的据点，攻

克了李景文匪部占据的王徐庄子。徐鸿才加入的正是这支队伍。后来，津浦支队被编入渤海军区。

新中国成立后，徐鸿才随部队驻扎在北京。

朝鲜战争爆发后，徐鸿才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加入抗美援朝队伍，成为北京军区第六师39团某部的一名炮兵。

## 入朝作战 危险随时而至

回忆起入朝作战，徐鸿才老人的眼神也变得深邃起来。

“我们从北京丰台坐火车，一路向北，心情激动又忐忑。当火车途经安东（今丹东）时，突遇敌机轰炸，情况危急。面对突如其来的敌情，部队迅速反应，利用高炮成功驱散了敌机。”他说，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不仅考验了部队的应变能力，也更加坚定了徐鸿才保家卫国的决心。

跨过鸭绿江后，徐鸿才和战友们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距离目的地还有40多公里的山路，他们不得不徒步前行。翻山越岭，历经一天一夜的艰苦跋涉，部队抵达前线战场，并立即投入战斗中。

“白天，敌人的飞机轰炸不止，运送食物和武器的道路都被炸毁了；晚上，敌人的照明灯一开，我军部队寸步难行。”徐鸿才是炮兵，任务是前线运输物资、武器

弹药。

忍饥挨饿对他来说是常事：“有时候两三天都没有饭吃，只能靠吃雪充饥。”

“美军武器先进，一颗炮弹落在空中，又分散出多颗小榴弹。”他说，每次运输武器都是在夜间，他和战友一个开车、一个负责在前面探路，从来不敢开车灯。

## 爱国情怀 坚守一生

在朝鲜战场上，徐鸿才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轿岩山。

1953年7月13日打响的轿岩山战斗，是抗美援朝金城战役中的关键一战。轿岩山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是敌军在金城地区的核心阵地。那一天，徐鸿才将补给物资送达阵地后不久，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攻击，一颗炮弹袭来，瞬间将他炸飞。当战友们找到他时，他的半个身子已被埋入土里，奄奄一息。幸运的是，由于抢救及时，徐鸿才保住了性命。经过一个多月治疗，他的身体逐渐康复，又回到部队中。

时至今日，每逢阴天下雨，徐鸿才受伤的腿仍会隐隐作痛。“比起失去生命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老人说。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订，但徐鸿才和所在部队并未

立即回国，直到1955年3月，他们才踏上归途。

1957年，徐鸿才转业回到黄骅，投身于地方建设，将自己在战场上锤炼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转化为服务人民、建设家乡的动力。虽然脱下戎装，但徐鸿才心中的那份家国情怀从未褪色。黄骅市水利局成立，他被调到一线工地，负责修渠引水、勘测规划；后来，交通局需要人，他又被调往交通局，在新的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徐鸿才常常对子孙们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苦难。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你们要好好珍惜，更要勇于担当，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有19.7万余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祖国始终没有忘记那些长眠于他乡的英烈们。从2014年至今，我国用最高礼遇已迎回十一批共981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战火硝烟虽已远去，往日的一幕幕却依旧清晰。徐鸿才记得那些为了祖国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战友了，也记得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 告慰父亲

张建华

2000年12月29日，81岁的父亲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5年后，母亲也随父亲而去。

2020年，为了缅怀父亲平凡而又闪光的一生，传承父亲的革命精神，我利用半年时间，含泪写出了3.6万字的纪念文章——《闪光的人生》。

父亲张杰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四个阶段。我从多个角度撰写文章，记述父亲的故事。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沧州日报》《沧州晚报》等媒体上。读者们也纷纷撰文缅怀我的父亲，尤其是《沧州日报》刊发的《谁给老八路的墓碑烫了金》，更是感人至深、影响广泛。

在战争年代，父亲带头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出生入死；青县地处九河下梢，十年九涝，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带领群众生产自救；上世纪50年代，父亲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在唐窑、周官屯修建了排灌两用大闸，从而使运东40万亩旱地、碱地变成水浇地，结束了20万人祖祖辈辈喝苦水的历史；父亲开拓进取，推动洼地、坑塘改造；试种水稻；创建青县农场；集资办电；创办《青县报》……为青县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

后来，父亲遇到很多坎坷，命运多舛，然而，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却始终不变。1970年，年过半百的父亲，和他人一起筹建沧州炼油厂。他宝刀未老，雄心犹在，仍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和干劲。父亲在沧州炼油厂工作了14年，直到1984年离休。

离休后，父亲仍情系青县。他多次回青县，帮助青县相关部门撰写党史、落实老干部政策、倡导修建青县解放纪念碑、作革命传统报告、帮干部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继续发光发热。

2024年1月，为了传承革命精神，青县人大常委会编写了一本书，名为《风采》。书中收录了8位已故的、在青县担任过人大代表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时间跨度80年。他们当中，有两位县委书记：张杰、刘德润；三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王维才、邹树林、潘炳忠；两位教育工作者：韩振东、戴俊秀；一位农民：康德厚。这8人中唯一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就是父亲。该书序言写到：斯人虽去，高山仰止，风范长存。他们是一束光，照亮了我，照亮了你，照亮了时光。这本书可以作为一部生动鲜活的党课教材。青县文联原主席韩雪撰写的缅怀我父亲的文章——《烫金的墓碑》长达4万余字，被选为书中首篇。文章以史为据、秉笔直书，再现了父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历经磨难、痴心不改的一生。

父亲自1939年参加革命，到1984年离休，近50年间，转战冀中，先后到多地工作，而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青县，长达17年之久，并两次出任青县县委书记。因此，父亲对青县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这里有他战斗过的足迹，有他熟悉的农村、可爱的乡亲、坚强的堡垒户和并肩战斗的同志，也有牺牲的战友。他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更热爱这里的人民。父亲生前留下遗言：身后骨灰埋在青县，要永远和青县人民在一起。20年过去了，娘娘河畔，父母墓地上的松柏已蔚然成林、郁郁葱葱，父亲的愿望实现了。2020年清明节前夕，父亲的墓碑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烫了金。他的名字叫张义，50岁，金牛镇肖庄子人。这位给墓碑烫金的人，是我两年后才找到的。

这也再次印证了一条真理：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就会永远记住他。为父一任，如果在他离任后，仍能被人们在田间地头、街头巷陌时时谈起，深深怀念，那将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和荣耀。这，父亲得到了。

父亲去世后，几百名干部群众从青县赶到沧州，为他送行。青县谭缺屯村的农民谭秀增提笔写诗悼念，朴实无华，情深意切，道出了人们的心声，父亲此生足矣！父亲的精神就像是一棵巍峨挺拔的青松，深深地扎根在青县大地上，枝叶繁茂。

# 石化小学师生走进“抗战文物展览馆”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日前，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市石化小学的师生们来到我市红色文化收藏者李俊波的家庭“抗战文物展览馆”，倾听抗战故事，传承革命精神。

李俊波是沧州市国防教育志愿者联合会的一名志愿者，多年来致力于抗战文物的收藏和整理工作。2021年6月，他将自家房屋装修一新，精心挑选了800多件抗战文物搬入其中，建起家庭“抗战文物展览馆”。展馆免费向市民开放，吸引了众多群众参观。

活动当天，李俊波为学生们细致讲述了他收藏的地雷、手铐、烙铁、防毒面具等展品背后的抗战故事。师生们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观看展品，不时交流感悟，被革命先烈们的英勇精神深深打动。